



焦窗漫筆

中

四

增5
509
2





遊睢渙者學藻續之錄
文正陳孔璋書

憲章漫筆卷之二目錄



別意之弘願	礪石集	不故思業	應和論義	古人勤學	孩兒念佛	老狐變僧	徂徠集	莊子	憲章集序	世俗尚服飾	廬山師西方往生	耆域	沙門四種	僧碑	釋書吉水傳	末學議古師	鳥居忠歿
廿七	廿三	廿	廿	廿九	廿八	廿六	三十四		廿	廿五	廿七	廿九	廿	廿	廿	廿六	廿七



憲章漫筆卷之二目錄



蕉窗漫筆



蕉窗漫筆卷之二目錄

莊子	憲章集序
徂徠集	世俗尚服飾
老狐變僧	廬山師西方往生
孩兒念佛	耆域
古人勤學	沙門四種
應和論義	僧碑
不故思業	釋書吉水傳
礪石集	末學議古師
別意之弘願	鳥居忠歿

蕉窗漫筆二目錄



竹窗隨筆

燈中舍利

孚上座

釋氏學畏

古書不可不讀

佛呵出家

未法比丘

尊莫尊乎道

密嚴經說

王侯慢僧

列子念法

棄兒為僧

法華變計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蕉窻漫筆卷之二

義重山 賜紫沙門冲默義海著

莊子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應其聲而趨舉其詩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余謂區區俗智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

莊子大宗師篇
郭注本三坵右不應作
不仕

至不可奈何遂歸之自然而後止今嘗試諭之使爾
至窮困者非天也非地也非父母也非自然也有其
所由來焉何也即夙業而已矣蓋其宿世至慳至貪
而又不惠施故業累之所招感以至此極則自作自
受者又誰咎乎不特此也盜跖日殺不辜而終天年
顏淵積仁累德而夭歟亦天命靡常之謂乎要皆
業緣之所使然也夫生生之理莫有不關於業矣則
報施有歸報施有歸則因果不爽因果不爽則空見
不生倘能達於此則又安可求之天地父母自然乎
故自非吾釋教未能以盡其精微也

莊子二

莊子蘧伯玉告顏闔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涯亦與
之為無涯達之入於無疵解者曰此言我且順彼之
所為到其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
以入無疵之地余謂蓋彼言事無道之君耳若以釋
教觀之則是薩埵化物之一大關鍵而所謂同事攝
者也大凡人之為不善也雖數訓勗亦惟革其面而
不悛其內是以彼之所為我亦與之就使其入善道
所謂以欲鉤牽而後入佛道也夫以身則從以言則

莊子人間生篇
郭注二十一

同事攝 大論六十六卷
地大末章十一末七十三云
同事最下菩薩為先
同事生若尔等事名為
同事乃至此地持中名隨
順方便巧隨與生面修
所行故名隨順
持論三十五

初門正統終仲閔傳

乖化導之術至矣然而大士而行之則可也儻以常
人不可就入何者就而入則非但不能化導之亦連
身放倒了此所宜詳察也

憲章集序

仲閔法師著憲章集自序曰釋氏子有所述必求公
卿大夫為序冠其首跋其尾駕其記行其世且衣冠
之士豈知吾之是識吾之非儻是而無序天能喪乎
哉設非而有序人能駕乎哉余僻於事操心則有所
不然耳何也如契聖心自流通而無壅稍違教旨諒
湮沒而不行無壅而少贊真風不行而免悞來學是

與不是行與不行孰為知我者乎閔公斯序可謂卓
見矣

徂徠集一

徂來集一十七

徂徠集有送僧玄海歌行其略曰昔在阿難傳侏離

什裝粗鹵不知學海師淹貫仲尼籍笏通九丘與八

索願以左氏司馬文新譯梵筴媿述作蓋言什裝不

知學者不知文辭也甚矣世儒之侮吾法也余聞之

徂子嘗謂門生佛經者東漢以後所翻譯故其文冗

長鄙陋皆不足觀也不及六經史漢之雅雋也是以

吾黨從遊者亦翕然樂聞其說退而舍其所業日夜

竹憲二筆此有儒仙矣
非之論應考合見

淹貫 淹漸也清也貫
古亂切習也字慣同

八索九丘 左傳昭十二
年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
志又書序云

存經鈞律法
曰西庚
之樂曰
侏離

失於步耶耶 莊子秋水篇云且夫大禹陝餘子之學行於耶耶矣未得因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注六十六左

二種聲明 慈恩傳二卷南海寄歸傳四增揮記二注以慈恩傳實僧傳

仙茅經曰當未比丘好流外全當說法時莊拔文辭令安歡小惡魔亦時助惑與人障礙善法珠林四十一初

白馬東來 法苑珠林

帝天竺僧摩騰竺法蘭自天竺至以白馬負佛舍利經四十二章傳于世乃至精舍以居之今洛城白馬寺是也

代醉此二州

梁僧史才一摩騰傳曰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云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後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於招提寺與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貌觀 孟子告子下篇云貌觀人則貌之勿現其貌然注怪現白又浪衝西京賦昭藐流盼注藐好現容也

孳孳惟修辭維亦而於經論之學率眊眊焉甚至寧為左國斑馬之奴隸不願為法王之良弼且往往失故步乎邯鄲者間亦有之是豈釋子之志乎可愧之甚矣吁徠子從幼耽世典未嘗窺大法也徒以區區文字議我者何其淺淺乎蓋佛經之文非間無渾金璞玉交雜而折中適宜能得西土之語趣者先推羅什後稱玄奘古今無異議矣何解而漫騰粗鹵之謂邪夫佛說法多依蕪漫多聲明中二三蕪漫多謂汎類所能解意住於義不依於文使一切易解也是以於其文辭平易明白質而不俚率不尚乎奇崛棘鉤

難入語翻譯之體迺為爾其要在忘筌蹄而獲魚兔故能得義理者不見有語言文字之相經論本意固以如是然則以文辭病者不知佛經也且夫自白馬東來歷世凡一千七百餘年而於其間巨儒雄才輩出然莫有一人以文辭藐視者矣何也其所欽尚以固不在乎此也則其高者悟徹玄旨下者革惡遷善華夏延及邊夷之疆奔赴從化滔滔猶百川歸于海也豈世教之所及乎籍令其文不左氏司馬於道何病之有然儒者於佛其疾視不啻仇讎則何所不至苟稱釋氏者與彼狂者我之所不解也

但徠集才十送香洲師
序出家乎成家木文作
家成

珠林十七劫出家述意云維
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
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
於濮水方弃去俗何其蔑
哉致使秦具德者折意以
立身歟且凡有深己而修
善毀成以成其志故棄鬻
髮之美空斐服以會其道
故去輪王之華服金放囑
報親而懷其孝孔非事
王而戰其恩沃被恩親以
成大順福甯幽顯豈拘小
遠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
愈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
損德惡則溢有自執進
善則通人感化云云世儒輩
不識味此意趣妄言者何也

徠集二

徠集曰佛生乎唐虞時在中國亦遮乎逸民之徒
也草衣木食巖棲不三宿不皆逸民之操乎所謂出
家者始自亂君臣之倫也清淨不堪事事不堪則逃
之虛空而後可已其欲出世者高尚之志遂不知所
裁焉耳及其徒富貴之心交戰乎胸中因緣放言以
附益之廣大曼衍無所不至出家乎成家度世乎顧
慕歌艷之不已其所為置立乎幽明之間者儼然王
者之事矣教與其人於是乎岐焉佛之心不亦荒哉
余謂拘儒論佛蓋以儒見佛而不能以佛見佛也故

其所辨難不關於佛則不足論也又議出家者僅與
聞頭隨苦行一節而全不知佛教固有張弛開遮也
夫佛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其上則制
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止制急
者且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
者食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綰綿此則上
根不假眾具自爾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何
必一槩又况於大士兼濟之懿範乎而議我動以草
衣木食樹下三宿者要皆是佛學之過也又若顧慕
歌艷於富貴者是乃澆運之敝已不足言也然今觀

家語一垢儒行解云丘少
居魯衣逢掖之衣逢掖之衣

會元九五四六左

淫擊經曰柳子孔出家之
人有四種病一與衣欲二食
欲三治衣欲者糞掃衣

大舍十四 十四右

縫掖之徒其儒行者鮮矣口誦君子之法言躬為賤
汙之行者亦何限胡為獨咎我乎此亦不思而已矣

世俗尚服飾

一僧謂余曰今之世俗華服是貴不必察其內往者
某著故衣訪檀舍主人色似有弗懌異日裝飾至則
禮待大異於疇昔此豈叔季靡薄之風所使爾邪余
曰斯事不惟今時上世亦爾不惟吾國西竺亦爾智
度論曰如罽賓三藏比丘行阿蘭若法至王寺設大
會守門人見其衣服羸敝遮門不進如是數優作方
便假借好衣而來門家見之聽前不禁既至會坐得

寒山集注以眼部心書
耶郭杜生母二人同共充一
種好面首昨日會客場惡
衣排在後只為著破裙喫
他殘齏

齏 集韻薄口切音部

齏 集韻朗口切音樓二
字俱餅也

角觝 張平子西京賦曰程
角觝之妙戲注善曰漢書
武帝作角觝戲文類聚秦
名以卑為角觝兩相齧
角力枝藝射廟故名角觝
也

種種好食先以與衣眾人問言何以爾也答曰我比
數來每不得入今以衣故得在此坐得種種好食實
是衣故得之故以與衣寒山詩所謂為著破裙喫他
殘齏即此意也由是言之今之世俗亦多是供養
其衣而已雖然弘化之士益物為懷不問羸衣美服
從其時宜而可也子其思之

老狐變僧

總之下州飯沼鄉弘經寺淨宗之叢林也相傳云昔
時輪下有一僧善論議一日儕輩戲角觝僧有膂力
伏數十人及場已散困憊甚乃鎖室熟寐有隣房僧

自牖覘之則一衰葦老狐也驚怪而去又不語人然
僧既知見怪迺謂隣僧曰吾實匪人今日困睡不謹
失形吾愧之甚請從此辭苦留不可乃趨至方丈謁
上人拜別焉且啓曰吾有通方今將奉別請致薄技
以謝洪庇之萬一不知師之所樂見者何邪上人曰
願見者聖迎之相是已未知能乎否曰能然當其時
師必毋肅敬也不則吾忽死耳上人諾於是鳴鐘集
衆皆瞠目仰視少焉紫雲變黶自西來彌陀觀音勢
至及無量聖衆羅列在空光明照耀寶華繽紛天樂
瀏亮殊妙希奇殆不可言也上人與闔衆不覺稽首

唱佛號即時所有勝相忽滅僧亦斃上人歎惋弗已
迺葬之爲立石今尚存云昔趨多尊者遭魔燒已降
問魔曰汝嘗見佛今爲吾能現否曰能即現一佛形
相好奇特如紫金山梵釋扈從趨多致拜魔即復形
曰我是凡夫何當聖禮以是觀之魔王波旬尚畏敬
禮况畜身乎宜矣狐之忌憚之也凡狐之爲妖獸也
變怪多端然多化婦女魅惑於人史冊之所載斑斑
見焉今若此老狐者變僧形而親炙佛法豈得非夫
錯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之類乎願其必有一段
因緣在也姑記之以傳于後云

西方要火云略注上三行
婆伽多至曰魔彙作仙尊
有頂禮
注曰附法才二廣說趨多
跡今稱之而名趨多至也
趨多尊者緣出于附法才
傳才二小群疑有四十
尾後 韻會後九切音祛
司馬相如上林賦尾尾種行
杜預左傳注尾尾也後注
曰尾也

錯一轉語 野狐身之類
百丈野狐話 二筆 五

上生經云上生云云亦
有淨天祇道安序山惠遠
惠持等處親所見

梁僧史六一惠持傳曰卷
十三

念佛三昧詩序出梁那
文梁才五八

廬山慧遠慧持西方往生

慈恩彌勒經疏引高僧傳以廬山慧遠慧持為兜率
上生人者恐非也遠法師乃蓮社始祖而其生平專
以西方為棲神之宅梁僧傳曰彭城劉遺民豫章雷
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
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
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云云
遠師又嘗著念佛三昧詩序曰諸三昧其名甚衆功
高易進念佛為先見于廣弘明集等書又慧持法師
傳曰慧持遠公之弟也一日辭遠入蜀遠留不可乃

嘆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耶持曰若滯情愛聚者本
不應出家今既割愛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於是悵
然而別據諸傳文二師未嘗親上生兜率之說則知
基公依世之訛傳耳

孩兒念佛

江之森山階烏氏者有一子甫四歲最鍾愛之嘗與
其母詣近寺屢聞說法自爾後常稱佛名一日謂父
母曰以竹為輪與兒蓋以見袈裟有銀意慕之也既
成而與之則以尺帛結輪懸之肩上一念佛寶曆壬申
十二月十日罹疾看護無所不至兒顧謂瞻病翁嫗

老子曰聖人皆孩之嬰兒
也
酉羽維紐後集三九載興
元城固縣有章氏女兩歲
能語自然識字好說仙
至至口歲一縣所有全悉
流遍至八歲忽清晨薰
衣親梳髮存幄下每誦
移時不出視之已脫衣而失
竟不知何之荊州處士許
得於章氏薛人張弘郭崇
一奇事故指摘錄于以

曰君等徒與緘默何不念佛邪皆相視而且愧且嘆
十七日病益漸忽悶絕焉旁人為鳴鉦稱佛則頃刻
蘇乃謂父母曰兒之春服不須裁也兒必死耳死則
令僧某某搥鼓鳴鑼又兒所弄竹杖用為旛竿十八
日在母懷曰兒今不能全唱六字請助音皆號哭如
其言兒合掌念佛百餘遍如睡而逝矣大進關黎遊
化宿彼舍親聞兒父之說語余若此可謂奇事矣願
斯兒殆乘願力而來邪按袁氏三生傳袁中道之子
名海四歲念佛百餘遍而終可與此兒併觀焉呼鮐
背鵝髮不及四歲孩兒者世其幾人聞之寧無感發

鮐背 詩大雅行草篇黃
奇台背注黃荷老人之背台
鮐大老則背有鮐文之清
廟詩作黃髮台背集注
此九

於中乎

耆域

僧史載竺法行稽首耆域曰願當稟法域曰守口攝
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斯言八歲沙彌
亦以誦非敢所望於得道耆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
而能誦百歲不行唐白居易知杭州往問道於鳥窠
禪師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
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此二事正相類而二師所舉示皆是佛語緊要的切
能終身服膺而行之則何患乎不度世哉古曰非知

酉月雜但後篇四相傳
初道欽任徑山有向道者
卒年而對皆造宗極劉
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炬
而聽再三并諸惡莫之文
晏云此三尺童子皆知之云
併傳耆域之事于今全同
梁僧史才九七右神異
篇
疏記五十四世白居易知杭州
向道鳥窠禪師云秋梵有
古略三六左委等向各
珠林六十一世女增上阿舍云
一偈之中便出三十七段法
法美如葉向云何等是時
阿難尊者便說以偈消惡
莫作乃至云

之難也行之難也宜矣世無得道之人也

古人勤學

胡瑗微時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家問見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閱此與釋門仁岳法師其行蹟頗同又梁沙門慧榮鄉邑二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願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耳復何開乎古人勵志勤學往往有如此者也今時負笈擔簦遊學者戀戀故鄉不已何其無守操而作兒女之態乎請書生思之

沙門四種

賢愚經曰沙門四種好惡難明如菴羅果生熟難辨

或有比丘威儀岸序徐行諦視而內具足貪欲恚癡破戒非法如菴羅果外熟內生或有比丘外行麤疎不愼儀式而內具足沙門德行禪定智慧如菴羅果內熟外生或有比丘威儀麤獷破戒造惡內亦具有貪欲恚癡法慳貪嫉妬如菴羅果內外俱生或有比丘威儀詳審持戒自守而內具足沙門德行戒定慧解如菴羅果內外俱熟據之則未可輕易論沙門之好惡也然世多皮相者慎之可也

應和論義

胡瑗 出增統印譜未詳宋 朝慶唐喜祐同之人

大南三本云復次出家法應 不近親屬...心着如火如 地居家娶妻門子與學高 故尚不應在生處何況出 家沙門

仁祖統記仁岳傳云南 法智南湖之化性依為學 至水月橋擲笠水中曰若 所學不成不復過此橋法 智器之居以東履白益禁 香車事細叙郎書至悉投 帳閣未嘗啓視

梁沙門惠采 續僧傳義 解篇才十在如今所載

賢愚全 不四十五石沙許 守戒自殺緣品文

四度字論記觀阿房去集
記一夫最初載于良源
仲筆論義師
良源仲筆二函秘書慧
解篇才四良源傳中應
和三年秋八月於清涼殿
啟法苑珠林五百二十名德
分朝夕二坐南京法苑為
向至才二坐南京法苑為
道守師獻山覺度與前者
於立定性二乘不成仙等
辭并是統慶室礙不并
原有才三之朝尊之國慶
屈咬齒而出代慶演年生
皆成仙旨向難性慢已入
昏夜云云不載良源仲筆
不成佛儀也然則後世誤
坡傳文盡地足矣

本邦野史載往昔應和年間於禁闕令講論宗義啟
嶽慈慧與松室仲筆對論慧立一切衆生悉有佛性
義筭以五性各別義駁難之慧乃引法華無一不成
佛之文以為證筭會經文曰此文明無一不成佛義
非謂一切皆成慧重難云云今按筭公雖似機辨捷
疾若如是曲會則進而以乘經旨退而大害自宗何
則若會云無性有情一不成佛今應反詰若爾為許
定性二乘成佛邪為許則自教相違之過為不許何
故局簡無性一邪若是推徵其理不極成也則知筭
公必不為此鹵莽會釋也恐好事者為之說訛傳之

統紀才五十七名文光效志
載南儒輩大效有文

藻繪 陸棧文賦序曰

故作文賦以述先王之盛藻
注藻水草之有文有文喻
文藻繪胡對切音績雜彩
曰繪繪若繪事後素

縉紳 縉即忍切音縉

說文縉也紳說文大帶也
禮記注紳大帶所以自紳
約之縉君子張書南紳
史記封禪書縉紳有不
道前侯郊祀志作縉紳
縉交 史記始皇本記會從
縉交注縉結也

僧碑

為僧之碑銘者如唐柳子厚無姓和尚碑宋胡防四
明法智碑明宋景濂諸碑銘等皆以藻繪之筆闡明
佛理使其人照映乎千載可以為法矣吾國古今繼
流德行之可勒者惟多而未嘗聞縉紳先生有為製
其碑文也何以然者此方諸儒無與衲子以道縉交
者一也學儒者僅讀半部書則墨守程朱以排佛為
勤懃懃乎不知內典二也念之不得不慨然矣
不故思業不得殺罪

情

午情同集韻

切音蒙本作情無如良
一曰慙也

正法念經處才一卷四十七
善業道品全文

濕解至梵行品 會元十
五卷 七右云善男子 譬如
父母唯有一子 愛之甚重 犯
官憲 罰 是時 父母 以怖畏 故
若 擯 若 殺 金 銀 寶 物 殺 死 有
惡心 善 薩 廣 誦 經 法 護 正
法 亦 復 如是 若有 眾生 誦
大乘 者 即 以 讚 揚 苦 加 治 之
或 奪 其 命 欲 令 改 往 遵 修
善 法 乃 至 是 義 故 戒 於
性 善 乃 至 是 人 十 劫 壽 命
云 何 名 殺 又 九 十 左 善 男 子
若 有 能 殺 一 闍 提 者 則 不
隨 三 種 殺 中 善 男 子 被 諸
婆 婆 門 等 一 切 皆 是 一 闍 提 也

客問曰惡業之至重者莫過乎殺然又雖斷生命亦
有不得殺罪者乎余對曰有之凡有故思業焉有不
故思業焉其所謂不故思業者不得殺罪正法念處
經曰有五因緣雖是殺生無殺罪業所謂道行無心
傷殺蠕蟻等命若擲鐵等無心殺生而斲物命鑿師
治病為利益故與病者藥因藥命斷墜無惡心父母
慈心為治故打因打命終然火蟲入無心殺蟲蟲入
火灰如是五種雖斷生命不得殺罪又有利益殺生
者意樂善故不成業道如涅槃經及瑜伽論等說云
菩薩若見欲作重罪發心思惟我若斷彼惡眾生命

解深密經才四十一地地要
密多品曰是南善薩於諸
地中所生煩惱當知何相
何失何得仙告觀自在十
才曰善男子每染汚相何
以故是南才於初地中
定於一切諸法界已善通
達由以同緣才知方起
煩惱非与不知是故說名無
染汚相云
今所接引瑜伽會才四十
一初初地初地處處不
十之二全文也
大地善薩 十地有三美
四曰是善薩行種三世
間行有三種廣有後初
地乃至六地大有七地
有從八地乃至十地
釋書惠解篇才五

當墮地獄如其不斷彼罪業成當受大苦我寧殺彼
隨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如是於彼或以善心
或以無記心知此事已為當來故深生慚愧以憐愍
心而斷彼命由此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
德然如此等殺生多據大地菩薩等說非凡庸所輒
擬也思之

唯持論三十一集論作如是說十地才金未永新一切煩惱然以煩惱猶如死
業所伏南毒不起一切煩惱過矣一切地中亦向菩薩已斷煩惱云云此三未
解釋云

釋書吉水傳

師鍊釋書吉水大師傳曰晚見信師往生要集乃棄
所業倡專念之宗此恐鍊公傳聞之謬也空祖雖素
閱要集然至闡專念之宗正據乎光明尊者散善義

所謂一心專念彌陀名號等釋文也於是豁悟未法
解脫之要路而頓棄所業以入于淨土耳非謂見要
集乃棄所業也又贊曰修多羅有一相一行二三昧
專勤精修之謂也空公之倡專修於稱號也資于此
乎此亦語焉未詳者也贊也無片語及於光
明則可謂疎漏矣

礦石集

余偶讀密家者流所撰礦石集其為書蓋輯錄古今
真言靈驗事蹟欲使群庶尊信乎密乘者也其中間
曰駒山寶山精進苦修誦慈救咒雖盈三十俱胝遍

悉地未成果爾不若行念佛三昧往生淨土也是非
所謂易行道叔世相應要行邪答曰一行三昧唱號
得下品生者鮮矣是實教門已而以闕行蓋故皆結
緣機也然密教甚淡飽醍醐之妙味積數百洛又之
功則感種種好相有上生都史之應設其在外院人
間二千八百年後必入內院觀慈氏何得比較生懈
慢界或十二大劫孕蓮胎而化他全闕乎且夫十念
往生文據彌勒所問經是正地上菩薩十念也觀經
十念隨他意語別時意趣莫棄醍醐而求牛乳擲摩
尼而拾燕石也吁粘密之輩未窺蓮門之藩籬往往

彌勒問經全文出群疑命
及遊心安樂道

粘女康尼古二切音粘
說文相着也

著簡牘蔑視稱業雖自法愛染故爾其實翳膜未決
耳今問得下品生者鮮者汝有何典據妄放言邪且
以行證闕皆結緣機者是爾自乘而不關我也何則
凡密乘所被機雖有種種爲二種一正授二結緣其
正授者毘盧經具緣品曰若弟子信心生種姓清淨
恭敬於三寶深慧以嚴身堪忍無懈倦尸羅淨無缺
忍辱不慳怖勇健堅行願如是應攝取餘無所觀疏
三曰如貧里穢食不可置於寶器輪王妙藥不可使
薄福之人輒爾服之以不消故或能斲命故須函蓋
相稱則授受皆得其宜又曰此經是法王祕寶不妄

示卑賤之人苟無頓悟之機則不入其手故不普爲
於一切衆生又曰碎瓦破器者如造五逆犯四重謗
方等經等以心器敗壞故無所堪忍設加法味亦不
停住爲諸善衆所弃損又曰曉了衆生種種根性利
鈍及有遮無遮能知應與不應與應入不應入如是
種具如略出經蘊悉地經大日經囑累品等是眞言
正授簡器說也次結緣者略出經一曰其中且入壇
者爲盡一切衆生界救護利益作最上所成事故於
此大壇場應入者不應揀擇器非器毘盧經無畏疏
四曰結緣於一門本尊法中受眞言印者則不依如

是制限阿闍黎亦為發起大悲隨有能起少分善心者皆為發生立菩提種子又曰若求傳法弟子堪紹阿闍黎位者則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若結緣弟子則舉手低頭之善無所不攝是密教結緣利生說也然見今時上根勇銳而住三平等觀證阿字本不生際悉地成就者世既無其人多祀鬼神驅邪魅為人禳災釋厄已則行證闕之責翻然在汝費不可諱也又况在俗無智之輩希誦陀羅尼神咒者既無勇銳菩提心無三摩耶戒未念大空曼荼之妙解闕本不生際觀心乎雖口誦大陀羅尼鳥異樵夫牧豎雖手結

諸尊印契孰免傀儡戲弄乎多容有與遠生作緣而已故大日經疏曰阿闍黎言而真言者要須口誦梵文心亦觀之若不如是者則同無手人雖至大寶藏中空無所得又曰若但口誦真言而不思惟其義只可成世間義朴豈得成金剛體性乎緣是驗知無信無解但讀但誦者為見聞毒鼓結緣機明矣夫口稱三昧一行者不擇其機善惡不論其行多少直彌陀弘願亦為增上緣故念即生易行之所以為易行也且不改凡夫遍計情量常體頓契入無生本際之淡奧乎當知末法濁惡眾生皆本願所被正機也何以

傀儡

上口根切下落

根切此作偶人又戲喜欲弄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喜會事施六代

梁鍾詩云刻木牽絲作

充翁難及鶴髮子真同

須臾弄罷寂無事還

似人生一夢中或向下評

冠

十福海東 行門非一章
詳疑句五十五
石安樂道 三十三

日月出 莊子逍遙遊篇
竟羨天下於許由曰日月
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也

斗筭 宿洽子路篇子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
也注云斗量名容十升
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
之人言鄙細也

先德對辨 詳疑句四十五
廣尺四方要史
上四十二已下廣平十問答會
叔又海東安樂道 九
粗分波與有十四異云云

舊窩 正韻鳥木四音

後穴居也或茅也窟也
字彙凡別野朽也皆名
窩宋邵雍有安牛窩

羨幽測 注羨晏曰羨亂軌
也一說時也

管窺 前漢東方朔客
難傳以管

窺天以羨測海

大東義章十本十五四依
義揮要記六地左行四依
法四依八四依

涅槃會流六八已下會流
六四三右四依品又光明有
名与智慧質直有名与
常注如未常有名与依
法存名常亦名與不可
可思儀不可執持不可擊
縛而亦可見若有說言不
可見有如是之人所不應
依是故依法不依於人

嫉誦云結緣機邪又懈慢國及胎生者此是疑心或
雜修所感已何故一槩為一切淨業者所生乎又彌
勒問經地上十念觀經隨陀意者此特誣罔之甚矣
十念之言雖同往生行門非一故兩經十念其旨各
別千福海東辨拆之詳悉云何固陋而不考覈乎又
觀經十念別時意者是震且攝論家所錯解道綽善
導懷感元曉慈恩等諸大師無排弗遺餘力可謂日
月出而燭火息矣而千載之下斗筭輩迷闇不能睹
其光明尚且鼓唇吻言隨陀別時意者孰不撫掌而
怪笑乎又若西方兜率難易優劣者此亦先德對辨

殆罄矣然至今且陷沒舊窩者非愚乎於戲不知念
佛無上醍醐祕要藏而貶為牛乳不解名號明月摩
尼珠而誦此燕石者非盲是癡也要之蠡測管窺不
知海天之淡廣耳

末學議古師
世之學者多以因人重法為口實而全不顧依法不
依人之炳誠也是以偶有議古師之紕謬者則以為
妄意陵轍古人唾而不用之是雖似美事篤論則厚
於人情而薄於法義之所職由已嘗試按彌勒菩薩
莊嚴論頌曰四智鏡不動三智之所依八七五六識

述記四本云云莊嚴論
頌文詳勤所說長行叙
為世親所作曰人不知
憇謂天親所作謬也梵
言如阻利耶以翻言慈
氏

仙地論 親光云云造三卷
三卷記

第三卷云優有義者轉
才六行得成所作轉立
現行得妙觀察以不忘
尔非次齊故魏處詳疑
周遍觀察非立用故如
是轉去生死位中四相
應品心及心法轉得佛
果四相應品及心法皆
說名智

唯法南云云述記十末云云

千福 難光明出其云云
群疑命逆者十念下揮
要記六七十石

統記九二卷云云有師雜傳中
有淨覺稱智傳於且傳
後後論云云當披卷而見
也

明道寺創下云云昔設方
便字及三乘故稱名一行
展易行道若不待閑局
得成仙道耶是直所謂別
時意云云更可逃矣云云

大莊嚴論一部十三卷唐三寶波羅頌迦羅多羅祇今文十卷出三卷七識得
破偈曰云云秋云四智鏡不動三智之所依者一而兩仙有四種智一有鏡智二
有平等智三有觀智四有作事智波鏡智以不動與相恒與餘三智之
所依止何以故三智動故八七六五行才轉得故有轉第八行得鏡智
轉才七行得平等智轉六行得觀智轉五行得非事智云云文立
行六行代地可考

無着菩薩造

地論乃

親光所造則是資而斥師解也又唯識論明轉識得
智曰此轉有漏八七六五識相應品如次而得基疏
曰八七六五如次而得無性菩薩及莊嚴說且觀轉
五識等此中唯轉第六識得佛地論中有二師義後
非次故說法斷疑非五用故廣如佛地此世親不許

轉五得觀義也世親既是慈氏法孫而不肯彌勒之
說亦同親光至震且人師若神智拆荆溪千福難光
明南山斥首律師凡此等類不遑縷舉也是於其祖
及師解尚折難如斯况化古師乎苟有其解之可議
則何必憚先賢乎然又確執已見有錯斥其師說者
如靜法議賢首淨覺倍四明之類是也今世于利譽
自大高舉妄指摘於往哲者不數焉此學者所宜監
察也

別意之弘願
光明觀經疏曰顯彰別意之弘願近一魔師難別意

大第轉得故釋論曰轉第八識得鏡智轉第七識得
平等智轉五識得觀智轉第六識得成事智然佛地
爾第三有二師說初正義師非後師云此不應爾非
大第故說法斷疑周遍觀察非五用故此正斥莊嚴
爾轉五識等說者也夫莊嚴論是彌勒說佛地論乃
親光所造則是資而斥師解也又唯識論明轉識得
智曰此轉有漏八七六五識相應品如次而得基疏
曰八七六五如次而得無性菩薩及莊嚴說且觀轉
五識等此中唯轉第六識得佛地論中有二師義後
非次故說法斷疑非五用故廣如佛地此世親不許

唯許南十極述元十末極
說名智
果四相應品及心法皆
應品心及心法轉得佛
是轉去生死位中四相
周遍觀察非五用故如
爾非次故說法斷疑
現行得妙觀察坎不心
才六行得成所作轉立
第三右云優有義首轉

千福 難光明出其有
群疑命逆有十念下揮
要記六七石

統記九二卷清師雜傳中
有淨覺神智傳於且傳
後後論云云當披卷而見
也
明道守創下三三云昔及方
便字及三乘故稱名一行
展易行道若不待閑局
得成仙道耶是真所謂別
時意之更可逃矣云云

轉五得觀義也世親既是慈氏法孫而不肯彌勒之
說亦同親光至震且人師若神智拆荆溪千福難光
明南山斥首律師凡此等類不遑縷舉也是於其祖
及師解尚折難如斯况化古師乎苟有其解之可議
則何必憚先賢乎然又確執已見有錯斥其師說者
如靜法議賢首淨覺倍四明之類是也今世于利譽
自大高舉妄指摘於往哲者不數焉此學者所宜監
察也
別意之弘願
光明觀經疏曰顯彰別意之弘願近一魔師難別意

孔目章二左淨行品初
明凡聖行法分齊不同
義章云云
淮南說林訓云遂獸有月
不見大山嗜欲在外則明
所蔽矣

淨字護國篇凡載錄
山黑其尊又駿云信有
武田勝賴有一方之勇將
也屢年神君爭戰不克
勝賴有侍童失其名有
怨色而勇悍絕人勝賴密
命之曰若勇則厚賞於
汝乃與刺客爾謀殺
而黜之童受命而往事
於神君童包其計而向
媚奉歡神君不日受之自
與隈防金在出室而無神
昵之私童血濺可常伺
夜眠一夕神君就枕熟睡
時有慘聲於神君曰子何
與安眠耶建延念其是急遽也神君驚寤即到前指念珠而謂童曰童不知之竊入寢室軍門二所斬
擦覓之惟有掛衣而不得神君大駭怖狼俱周旋神君乃執其之衛士馳未摘角執之神君乃召童從谷謂云汝何年履險臨
禍不顧危亡意氣壯勇可謂烈士矣即放之段時人莫見是何或向其故神君拒而不答辱向不已神君告之曰我實喜汝幼

年而有大意既得指之便于知之易於摧破鷄卵然輕其窮厄而遺其有義安豈良將之意哉亦大或與鄙事而女之不名者
或適有微功則侈大之誇稱其事有以庸人之常情也此計不成窮意得免高竭其主也言可述必立已衰我謂曰家康猛將有
智謀在此得現其際乎又豈與呢骨所刺殺有哉勝賴聞之次我為如是有則失魂破膽大生怖畏童亦以與恩或報
致忠何童負鏡荷戈與
我從事於也疆耶然則
與殺之無益孰若放之而
有利乎其思之向若數往
至今世滿武業有往々
傳唱是事以與略之要
領也

評曰大哉寬仁愛人意豁
如有也在昔漢祖與布衣
時縱觀秦始皇帝唱然
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
此矣項羽亦觀之則曰彼
可取而代也後儒義之曰
垂史家所載容有大節
然其大旨固可見云神祖
與勝賴亦同此義也

者別時意趣也甚矣僻解之至於此至相孔目章曰
據佛別意唯一乘可行若如所言為一乘亦別時意
義邪是所謂逐鹿者不觀丘山也哀夫

自大鳥居忠死餘武田勝賴攻參州長篠城城主奧
余暇且讀國史曰武田勝賴攻參州長篠城城主奧
平信昌松平伊忠防戰焉堅守不降神祖聞其危
急率兵二萬赴之且請援兵信長信長諾乃從五萬
騎馳而城中未知又糧食匱乏於是守將胥議使勇
士鳥居氏者潛行以告急於神祖迺報我與信長
合軍七萬不出三日至矣勉守勿懈也鳥居受命返

乃登山揚狼烟且放鳥銳一蓋以其出城時與諸將
相約也武田兵聞炮響以為援兵襲來軍中大亂鳥
居乘此虛將入城不幸見執勝賴召而問之則告以
實勝賴乃解其縛誘以厚賜令反其言鳥居佯諾勝
賴大喜夜使監士數人環護往城下鳥居倍約大呼
曰神祖與信長已率大兵不出三日至矣勉守毋
懈也勝賴大怒立磔鳥居神祖聞之嘆曰嗚呼勝
賴匪將器哉夫鳥居忠勇之士也守節不變見死如
歸是可赦而不可誅也庶乎以之風厲麾下之士今
惡忠其主而磔之可謂無道矣其亡也不久焉神

左傳十一 十六宣公十五年
傳大頗有撮略

祖之論誠當矣宜哉寬仁大度掃殲羣凶混一車書
遺澤餘風至今弗衰也夫戰鬪之論佛所誠余既哇
服之徒則尚何言哉然按古楚莊王興兵伐宋宋告
急晉景公公欲發兵救宋宋伯宗諫曰天方欲開楚
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
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獻之楚莊王厚賜
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
揚以樓車令呼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
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
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
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玉欲以成吾君命臣
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忌盡忠而得死者楚
王諸弟皆諫王赦之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
為上卿蓋此二事略相類而莊王生之勝賴殺之亦
其所遇之異耳然既致其君命則闔城之士皆聞之
殺之無益不若赦之以全其全臣節也惜乎勝賴無
左右諫之者也視之莊王無道甚矣勝賴卒以剛毅
亾其社稷果如神祖之明鑒云

竹窗隨筆

雲棲竹窗隨筆曰今之念佛者名為專修至於禱壽
命則藥師經解罪愆則梁皇懺濟厄難則消災咒求
智慧則觀音文向所念佛東之高閣若無補於事者
不思彼佛壽命無量況百年壽命乎不思彼佛能滅
八十億劫生歿重罪況目前罪垢厄難乎不思彼佛
言我以智慧光廣照無央界況時人所稱智慧乎阿
伽陀藥萬病總持二三其心莫肯信服神聖工巧獨
且奈之何哉宏公此論固善矣夫念佛功德不可思
議故使未斷惑凡夫直得生乎報土難中之難尚成
辨如此而況於目前災厄等事乎至心精禱則何不

應之有雖然彌陀本願在令能念者引攝淨土信之
純一無雜是乃專修之謂耳若是行者則有現生護
念之益故無有橫病橫歿橫難等矣不必須別祈求
也若但為現世念佛者不可也以乖願旨故且至禱
病患等諸尊因願各別故隨其所主而念之未可全
為非也昔者空祖大師嘗罹瘧疾諸徒勸以祈彌陀
尊大師斥之曰往生大事既賴彌陀願力豈以瑣事
為祈乎與宏之意異矣

燈中舍利

勢南山田縣越坂極樂寺住持宜澄上人者操履貞

素道心淡固日課稱號六萬聲求之官緇中所希觀也寬延改元戊辰八月八日隨例初夜入道場禮懺念佛忽爾祖師前燈火著花其大如拇指騰焰的爍頃之燈光稍減乃呼弟子使挑之燈華中有若芥子者取而觀之則舍利三顆也其色或青或白玲瓏瑩徹其體皆堅剛翌日初夜亦得二粒上人竊藏之而不敢以語人又從三年庚午冬十月二十五日清旦至十一月朔限以七晝夜修別時念佛方其時奇香馥郁滿堂須臾佛祖及韋馱天三處燈火光明輝煌以射道場上人驚起而視之則於燈華中復獲舍利

數十顆其形色皆如昔年所得自是後至今猶時時有得之云若夫賈道子得舍利芙蓉內張須元於像前華上得數顆舍利史傳所載昭昭焉是皆信感之所致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或曰琇珉琳琅皆美石也世俗妄謂為舍利納諸寶塔懸幡蓋供香華夙夕崇奉者有焉今之所獲安知非此類邪何必為真余曰固哉子之言也夫水澄而珠現室虛而白生自然之理也蓋信而感感而應今澄公之所感驗得之誠實無偽中則又何區區論其真贗哉顧佛菩薩大悲善巧欲使其愈益加精進力為現斯嘉瑞邪是豈比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前上明見芙蓉方竟聊取飯家聞花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燭照梁棟放之於手以箱案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仙僧則未解所被衣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污漫之乃夢人言以有初也真身聖聖未敢行何行思死墮地獄出与奴婢何得不怖其人懼无才癩死舍利厚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余失之不知所去宋元嘉九年淨月派須元家設八關有遺俗數十人見像前花上似冰雪現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之數百厨更現獲牙套中有白舍利舍利光焰處處未請出珠林五十三

竹憲隨筆一七字遂上座篇字今全同

字上座 出禪林類聚卷一四十五左攝全篇

古德頌云西學于凡以長字公問外出官商至今夜東維揚客空聽梅元戶

斷腸

上座 祇氏要覽上十左五分律云齊幾名上座公言上更與名上座又昆尼母曰後无更上九愛是下座自十更至十九更是中座自二十更至四十更上座五十更以上一切沙門之所尊敬名香宿云云

藥言 易 良藥苦口利於病

五雜俎八元三至於爾思俗子貧生元畏心愈求福又不思言矣同十上座祇氏也極之說有抽腸拔舌油鍋火山刀榜確到之刑如是則爾王之酷虐甚矣即便惡人有罪無知犯法聖人猶憐愍之言忍便如世人世所尤之刑使之竟楚呼痛求自新而不可得哉蓋設效之意不遇以人世之刑止於懸杖絞斬凌遲而極而犯者往往不顧故特為之說使之警懼而不敢與惡云云

世之美石妄謂為舍利者乎客唯唯

乎上座

太原乎上座於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講罷請禪者茶白云某甲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教誨禪者曰不道座主所說不是然只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乎曰既如是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曰焉敢不信曰請座主輟講旬日端坐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乎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大悟此其虛已下賢誠可尚哉向使講師我慢貢高勃然作色藉令藥言

能中其病如以水投石則安有聞角悟道乎近有一講經者至有疎謬人偶正之則勵聲色強辨文過遂非甚乃至結憤弗相忘是無他於其學亦惟為名利不為道故取古今德之不相及也可以見矣

釋氏學畏死

世儒曰釋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沈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而使之為善取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又曰釋氏學畏死此皆失矣蓋以輪迴報應之理論之則此生善惡因能招當果影響不爽一念錯過瞥然入惡道善道

左傳三五右莊公六年傳
大若不早圖後君噬臍
注云若留腹吞喻不可
及

指要抄下註因果不二
門下云云

菩提心章十九左
冠注自然具是德至思
之可見百七十二字異本
脫之相傳以女後人
添加也

亦復爾凡愚輩狂醉昏迷不知反故論之欲令免輪
轉此其所畏輪迴而已豈徒以死脅持之乎夫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一生悠悠蕩蕩直至臘月三十日手
腳忙亂時噬臍何能及是以學道之士常念死以策
勵者不見透徹生死之關人坐脫立亡得大自在此
寧畏死者境界乎種種僻說要皆模象耳

古書不可不讀

趙宋四明尊者嘗議華嚴家云他宗圓極祇云性起
不云性具然據賢首菩提心章曰隨舉一門亦具一
切隨舉一義亦具一切隨舉一句亦具一切然此具

法雨

德門中性具善惡法性實德法爾如是此文既祭然
云性具善惡豈不云性具乎但不多見耳學者思之
大寶佛呵出家鑿治
正法念經觀天品曰出家人鑿方治病有無量過謂
生貪心見餘鑿師心則生慢以不善語毀餘鑿師妨
廢作業心生嫉妒攝餓鬼業如是造作餓鬼道因彼
人如是妒心動心生大貪心以生貪故見婦女時不
善觀察以自妨亂彼人癡心見佗婦女欲發壞心彼
治他人風冷熱等而自增長身中諸病欲瞋癡病增
欲等故是等因緣增長地獄餓鬼畜生種種苦惱乃

唐三平苦提流文沃
大空積至二十四右三津
儀會才一之全文

廣 廣 音義曰廣聰但
切大也廣古猛切惡也

慘 慘 慘毒也史酷吏
傳贊崔慘酷斯其

位矣而勉力也公力厲声

憚 憚 孟子已憚威曰
惡用此觀者有哉

至是故一切出家之人常應精勤除欲等病勿治風
等世尊呵責出家醫治者如此其深矣蓋風寒暑熱
等身病也欲貪瞋恚等心病也而若身病者世醫尚
或可治也至心病者雖華扁無術矣然今徒醫治佗
身病而不知增長自身中欲貪等諸病豈非顛癡之
甚乎未法出家好方伎者庶幾一顧之而可也

未法比丘住三法

大寶積經曰後五百歲正法滅時當有比丘性懷貪
著猛利貪欲映蔽其心樂離間語毒害於他言辭麤
獷慘勵憚威住三法中何等為三所謂醫道販易親

近女人住此三法退失四事何等為四謂退戒蘊善
趣果證如實見佛由退此四復成四法不生厭離熾
盛增長云何為四所謂嫉妬增長熾盛貪著飲食積聚眾味愛
長熾盛耽著種族增長熾盛貪著飲食積聚眾味愛
樂衣服映蔽心故置之篋笥專行此事云云吁如來
三達智徹視末法澆淳而貽此金言則至今且其蔽
極矣余雖無慚夙夜思之五內驚悚

尊莫尊乎道

嵩明教鐔津集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
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

本集道德篇七卷 二ノ石

說文懼也

澆淳 澆院女汝也薄
也淳輕也言末世人心輕
薄也
釋津集一部九卷 二百
今凡奉文出七卷 十三ノ
宋杭州仁日禪師契嵩勝
只鐔津李氏子七歲出
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受
戒前於洞山聽公若書
若干波号明教大師因

脩延見而尊禮之歐曰不
意僧中有此郎事也初
誓古略一九三左元享誓
喜本集作樂

本文字有作大人

地婆訶羅頌 五十四
妙妙身生品偈云密嚴
微妙土清淨福為嚴解
脫知見人最勝之依處
十種大自在云云

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
喜榮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
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
乎己是論導學者於內省之地可謂確言矣

密嚴經

大乘密嚴經 入密嚴微
妙身生品曰極樂莊嚴國人非胎藏生

微妙金色身光明淨圓滿彼衆之境界皆悉具瑜伽
若比於密嚴百分不及一又唐地婆訶羅譯文大同
近做學者以此經文為金口良斷取極樂吁如何
暗佛意若是甚乎夫佛教法悉檀逗機宜抑揚不一

賢首亦曰 出起信句云
序文有者略

玄義一二以志檀天竺
一云元翻例如修多受多
合云翻為宗成聖印矣
成就究竟寺莫知宗是
又曰南岳師例大涅槃胡
謹兼持志是以此檀是
胡言悉之言遍檀翻為
施仙以四法遍施眾生故
言悉檀也
聖提肉六九言四意樂趣
者一平等二別時三別義
四與生意樂趣謂菩薩
見與生於得一善者讚
歎其善增彼勇猛見多
負者讚歎仙土清淨殊
妙淨彼貪欲等

觀音授記全

準天台曰經論異說悉是如來善權方便知根知欲
種種不同賢首亦云聖教隨緣益物即是智論四悉
檀中各各為人悉檀亦是攝論四意趣中衆生樂欲
意趣於一法中或讚或毀皆斯義也且若觀音授記
經說觀世音菩薩於七寶菩提樹下成等正覺名普
光功德山王佛國名衆寶普集莊嚴勝阿彌陀國百
千萬億不可為比是為對觀音得度機如是說者也
驗知密嚴經亦以對密嚴土有緣機抑極樂等而說
明矣然彼不知此融會迷情確乎執一廢諸未足以
議耳

易擊絳確字不可板

王侯慢僧

閨閣 說文特立之宮上
曰下方似圭兩推小閣謂
之閣前漢文翁傳故令
出入閨閣師古曰閨閣內
中小門也

天龍 維全曰威刀諸
天龍昂梵和四王及至大
天也摩訶龍有二種地龍
虛空龍

天子北面 統紀八八普
通元年帝於禁中築四
壇將皇廟戒沙泥賢明
朝議草堂惠約法應
名四月八日帝服田衣北面
敬禮受具足戒方行羯
磨耳露降于庭師号曰
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
而帝座其側自太子諸王公卿僧俗從約受戒

搖尾 在子悟性篇古
將序尾孔塗中

今僧對王侯貴人稱無禮則憤懣而謂彼挾其威勢
不知敬僧寶也動援古以為證余謂非也今王侯大
人待僧無禮者彼長乎閨閣中以無教訓故也雖然
本自我取之已何以言之蓋古僧道高德邵視富貴
若浮雲棄爵祿如敝屣草衣木食巖棲澗飲惟道是
求及天龍推出弗得已應貴人之請亦惟為弘化而
不為己榮也是以雖萬乘之尊北面執弟子之禮况
卿相乎若今僧則德行全虧惟利養是計見權貴則
僕僕爾搖尾乞憐而不知我身居三寶之一也如是

然他之不恭豈不過乎故今之為僧者弗愠彼之無
禮退而責己之無德可也

列子

列子曰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
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塞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
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解
者日物極則反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反
之理也夫月盈必虧日中必昃魯桓公之廟有欹器
日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易曰天道虧盈
益謙故至人避盛滿之地而庸處謙損學道之士所

列子仲尼篇

長注四
十三人左

易上象傳云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

易曰上象傳云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

室五帝
有勸戒
之器名
也云欹器
注

出家者豈大丈夫事

祖三全上卷七五川五灯

會元云云

竹窓二筆下四九左

先德有言出家者大丈夫

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為

也云云

孟子公孫丑下篇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以之謂大

丈夫

汚鱗

說文汚血也前漢文五王傳汚鱗字室師古曰鱗謂塗澤也

當慎履之也

棄兒為僧

凡出家續乎佛祖之慧命所以自利利人者也其為任不亦重乎法欽道人有言曰出家者是大丈夫事信然哉故不可不擇其器也今之世俗使兒出家者若其性情竄而不堪為士及農賈者則棄而為僧要但不過計衣食已其為師者亦惟利畜弟子而不試其賢不肖輕易度之雜染以故往往不汚鱗釋門者殆乎鮮矣然金陵大師嘗有斯嘆則自古既爾况今日乎傷哉

蕉窻漫筆卷之二終



